

西於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

徐旭生西遊日記

第一冊

懸古玄同顯



叙言

我于民國十六年初夏，同瑞典的赫定博士率領著西北科學考查團到中國西北部作科學的調查。十七年冬，因為本團在新疆工作時有困難，並且合作契約已經將屆期滿而工作却全正在中途，也有請求國民政府允許延長合作期限的必要，乃將團長事務托給袁希淵先生，同赫定博士先回北平，報告本團的理事會，然後同到南京，請求允許延期。統計我離北平共有二十個月之久，這一年多的工作，也總算成一小小段落。我個人對於科學有很高的興趣，但是對於科學自身却根本是門外漢。旅行時候的常識，比方說，照相，畫路綫圖一類的事情，我也完全不曉得，所以我這二十個月的旅行，個人毫無成績的可說。可是因為各團員的勇猛精進，全國的成績非常的好。我在新疆的時候，曾寫較長的報告書一篇，因本團採集人莊永成等同內地的方便，托他帶回來。不幸那時候南北初統一，東三省對於從新疆來的人頗有猜疑，該採集人等被捉處獄中數月，所以這篇報告書也遺失了。東歸以後，東方雜誌的編輯曾由我的朋友周魯迅先生轉請我將本團二十個月的經過及

工作大略寫出來，我當時答應了，可是遷延復遷延，直延到一年多，這篇東西還沒有寫出來；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現在因我印行日記的方便，把這些東西補寫出來，權當作日記的敘言，并且向魯迅先生同東方雜誌的編輯表示歉衷。

（一）西北科學考查團的由來

我國學術界的同人從很長的時候，就感覺到：知識，科學是國際的，無國界的，而研究科學，增進人類知識的榮譽，則當歸之于各國的個人。我國從前對於科學方法不甚講求，所以對於科學，尤其是對於自然科學的貢獻，非常減色。近來從各國留學返國的人很多，已經有了自行研究的能力，而內憂外患頻至迭來，不惟不能獎勵研究，並且阻礙研究。至外人一方面，則利用其優越的財力，對於我國的科學材料，「予取予求」，毫無限制，而對於珍貴不可多得的材料，則巧取豪奪，潛運境外！如果這一類的情形，不能有所挽救，則我國學術前途，要受到無從計算的損失。因為深切感覺到上面所說底危險，所以大家總想把國內的重要學術團體聯絡起來，組織起來：自己出發到各地搜集材料，以爲精深研究的預備。

至對於外人，則懷抱友誼，能與吾人合作者固所歡迎，至若企圖文化侵略，想攫奪科學上珍貴材料者，則設法拒絕，不使再瀾吾土。民國十六年春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就是因為想達到這種目的而組織的。這個時候，恰好有瑞典地理學大家斯文赫定博士想到我國西北部繼續他從前數次所作底考查，來商議合作辦法；我們的協會就派人同他交涉。折衝最多者為劉復博士。協商十餘次，乃于四月二十六日訂立合作辦法十九條。協會接受赫定博士的補助，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本團成立的經過，大約如此。

(二) 西北科學考查團的團員

我國團員共十人；歐洲團員共十七人。我國團員：袁復禮，字希淵，研究地質，考古及畫圖；黃文弼，字仲良，研究考古學；丁道衡，亦字仲良，研究地質及古生物，一詹蕃勳，字省耕，研究地圖學；崔鶴峰，字宰九；馬叶謙，字益占；李憲之，字達三；劉衍淮，字春舫；四人均為本團氣象學生；龔元忠，字師醒，為本團照像員。我此時，住在北京甚悶，也想跟著出去玩玩，大家

叙 言

四

就以團長相推，原因大約：第一因爲我比他們全大兩歲；第二也或者因爲我對於科學毫無所長，使我招呼團裏的行政，也是使我容易藏拙的意思。歐洲則除赫定博

士以地理學大家任團長外，瑞典團員四人：一蘭理訓 (Larson) 此人來中國已二十餘年，自用此名。日記中則取其譯

音，名之曰拉爾生。爲隊長，指揮旅行中一切事宜；一郝默爾 (Thumel)，爲本團醫生，兼作人

類測量；一那林 (Norin) 研究地質並作圖；一貝格滿 (Bergman) 研究考古學。丹馬一

人：哈士綸 (Haslund)，爲副隊長。德國十一人：一郝德博士 (Haude)，爲本團氣

象主任；一米綸威 (Mullenweg)，爲本團會計；一李伯冷 (Lieberenz)，爲本團照像並作

電影員：一錢默滿 (Zimmerman)，一海德 (Heyder)，一韓普爾 (Hempel)，一馬學爾

(Marshall)，一華志 (Walz)，一狄德滿 (Detman)，一馬森伯 (Massenbach)，一馮考爾

(Von Kaull)。外尚有瑞典人生瑞恆 (Soderborn)，隨本團照料事務，然名不列團員中。

出發時的團員如上述。到新疆後，德國團員多歸國。瑞典又增研究地磁學并

作大地測量的安博爾 (Amboldt)。團中又用新疆的氣象試習生張廣福，趙玉春，翟

紹武，趙克勤等數人。至團中所用的聽差，廚役，採集人，牽駱駝人則隨時雇

用，多寡不同。

(二) 到額濟納河前分隊的工作

我們于民國十六年五月初九日自北平出發，二十六日抵茂明安旗的YYZY河。因爲駱駝還沒有買好，在那裏逗遛兩月。在此兩月中，那林貝格滿丁仲良向東方屬喀爾喀右旗之白靈廟附近，考查地質，作地圖并考古。黃仲良到白靈廟東的カカXXMMX尋找古城。袁希淵詹省耕則于YYZY河附近考查地質，作圖并考古。李伯冷哈士綸等到白靈廟照了不少的電影片。以後陸續回YYZY河，大隊終於七月二十二日向西出發。此時團中所買得之應川駱駝三百一十二匹，爲從來科學考查所未曾有之大隊。因工作的方便，分三隊前進：那林貝格滿，馬森伯，海德，生瑞恒，丁仲良率北分隊；袁希淵，詹省耕，龔獅醒率南分隊；餘隨大隊工作。南北二分隊在大路南北三五十里內工作，與大隊仍保相當的聯絡。到三德廟後，因赫定博士病，未能前行，在此數日內，曾派韓普爾，錢默滿，馬益占，劉春舫到東南二百里許的三道橋，作普通的調查。劉春舫即于此

叙

次作畫路綫圖的嘗試。因為要向前赶路，南北分隊所作詳細地圖，至三德廟後停止，以後止作路綫圖並考查地質及考古。過三德廟後，水草漸乏，駱駝亦疲。

劉春舫所試作底路線圖，大得赫定博士的贊許，以後李達三馬益占等亦皆漸漸學會作路綫圖。大隊于九月二十八日到額濟納河，北分隊續到：至南分隊則因繞到鎮番附近工作，于十一月大隊西行後數日才到額濟納河。

(四) 額濟納河附近及西面大戈壁中的分隊工作及其困難

我們在額濟納河的 $\angle \angle \times \angle$ 休息了四十天。這時候的工作的分兩路：一爲額濟納河下游及索果淖爾附近；二爲額濟納河上游，直到毛目縣。到額濟納河下游工作人很多而以赫定博士之畫河圖及測湖深爲最重要。劉春舫同馬學爾沿額濟納河上游至毛目縣送信購物，春舫並畫沿路地圖。黃仲良則從河下游繞至上游，尋找古城。此一段工作止有作地圖，考古，氣象觀測等，至地質則無人作。在此設一氣象測候所，留錢默滿馬益占生瑞同數僕人繼續觀測。又擬設一氣象測候所於包頭，乃派崔皋九率數僕人連沿路採集品束歸，并籌設包頭的測候所。

言

然以後因爲經費支絀，此測候所終未設立。從額濟納河到新疆哈密，共分五起三路。在額濟納河時，團中所帶錢已快用完，因派華志先率數僕人到迪化去取，轉迎大隊于哈密。其所走路爲近來商人避重征向北所繞路，南望 $PY \Gamma \Delta \eta \chi$ $\chi \chi \chi Y$ （白神山）。後又派郝德，韓普爾，狄德爾，馮考爾，李達三率一隊先到哈密，籌設那裏的測候所。他們所走路爲商家所通行路，偏南，近馬騾山，就是通常所叫「連三旱」「連四旱」的路。以後袁希淵所率之南分隊西行時也走此路。大隊于十一月十八日動身，初意另走一中路，歸結走到華志所走路。至那林貝格滿馬學爾則取較大隊偏南路，傍白神山根走。後米綸威前行購糧迷路錯至星峽，赫定博士因病後行，不經大石頭，逕至廟兒溝，則又途中之歧出者。我們在額濟納河時預備不到四十日，可到哈密，所以止帶四十五日的糧，歸結走了六十二天！并且走了四十八天不見人烟的地方！冒大風雪仍須前行！幾乎可以說已經陷到「糧盡援絕」的窘境！幸止損失駱駝：至于人雖忍飢，却并未損失一個，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大幸。我們從 $\Gamma Y \gamma Y$ 河出發的時候，從歸綏購買的糧食很豐富。

據說如果管理得宜，走到哈密，可以饒有餘裕。可是因爲管理的不得宜，任便的浪費，到額濟納河上的時候，已經感覺到不敷用。以後又派人到毛目縣補充了一部分；出發三五天後，又覺到將來萬不能敷用，一方面立即減食，一方面派米綸威帶幾個僕人及輕便的駱駝，趕到前途，購買糧食。不料米綸威走錯了路，走到星峽；又因不認識那邊的官兵，誤認爲土匪，新疆官兵當楊增新時全無制服。甩下駱駝，冒數日夜不飲食的危險，才逃到廟兒溝。以後到哈密，經那邊官吏的幫忙，才購得糧食。等到他迎著大隊時，我們遇著人家已經兩日了。沿途困難已詳日記中，不再述。此節除路綫圖，氣象觀測照舊進行外，考古及地質工作的結果殊嫌貧乏。一因爲此地荒古時卽如今日；居民殊不多見；二因爲後半節團員飢寒交迫，冰雪徧地，也就不大能工作了。雖然如此，我們因此得到旅行上極有趣的經驗，並且少破前後單調奮勵工作的沈悶，這一節苦寒的旅行，也算自有牠的價值了。

(五)入新疆後的困難及其工作之分配

我們天然的困難剛過，人爲的困難又起。治理新疆十七年之楊增新對於內地

人士本多猜疑，加之此時時局緊張，謠言甚多。隨便談話的「打手」，李達三有一表兄弟給他寫信，戲稱他爲團中打手，新疆檢查信件得此函，大爲驚疑。道路傳言中外合組我們第一次見楊將軍時，他還拿出來這封信讓我們看。兵一團，帶各種最近世的利器往打新疆。謠言之興，團長一詞很有關係。新疆軍界，營長以上均稱統領。哈密阿副將見我時，稱我爲統領，他一定仍以我爲軍界的團長哩！

點。楊將軍疑惑本團爲馮玉祥將軍所派遣破壞新疆秩序者，乃調兵遣將，抵禦本團于境上！華志至迪化後，不準送款至哈密；郝德等至哈密後，不準設立測候所，送至迪化。境上新調到的兵力有數千之多！及至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全團到哈密，他們看見來者不過是些風塵憔悴的書呆子，疑團始漸減少。二月二十七日我們到迪化。以後見楊將軍，說明來意，他對於我們的疑惑，雖未完全消釋，可是很承他的優待，對於工作，亦準盡量發展，不加限制。新疆方面的困難始行告一段落。新疆開頭覺得我們爲馮將軍所派遣，攻打新疆，至甘肅方面則因我們從北京出發，而北京當時仍屬奉天的勢力，所以疑惑我們爲張作霖先生所派遣，攻打甘肅！道路傳言又謂本團有飛機，有大炮，然則我們額濟納河上所留底團員，必有軍事作用，自屬毫無疑義！並且本團的飛機雖屬「查無實據」，而大炮則殊屬

「事出有因」！本團因爲要放輕氣球，探查高層的風向，所以帶了不少長五六尺，徑六七寸的大鐵管子！這樣的「大炮」，留了十幾架在額濟納河上，當然不能使甘肅省政府安心！他們開頭派員檢查，以後又強迫團員馬叶謙生瑞恒到蘭州，解釋一切，生君到蘭州後，並且真正坐了兩天的牢獄！直至我們電達國民政府的蔡子民先生，得蔡先生向馮將軍解釋，始被允許繼續工作。且此事尙有一節頗可慰藉：即馬生二君雖到蘭州，錢默滿君却仍留么么方X儿的測侯所，測侯工作並無間斷是。——新疆工作得允許後，赫定博士即與我斟酌分配：除了哈密的氣象測侯所終未得允許外，在新疆境內，設氣象測侯所三處：一迪化，一喀羌，一庫車。又于三處附近山上設副測侯所各一處。迪化的副測侯所，在迪化東百里之博克達山中，由韓普爾，翟紹武，趙克勤輪流在兩處觀測。喀羌副測侯所在南七十里山中，由狄德滿，李達三，趙玉春輪流在兩處觀測。庫車副測侯所在西北離庫車八十公里之喀拉庫爾，由華志，劉春舫，張廣福輪流在兩處作觀測。赫定博士則周流各處；等到十七年冬我們將回北平時，他並且得允許，將到吐魯番作數月觀

測。那林到羅布淖爾附近各處考查地質；貝格滿同哈士綸也到羅布淖爾附近考古。黃仲良先到吐魯番後順大路附近西行到天山西端；丁仲良亦起于吐魯番，後循天山根西行至天山西端。袁希淵則在天山北路各處工作。當日工作計畫大略如此，至次年考查期延長後，工作區域均有擴大。工作計畫既定，外部困難減少而內部的困難又起。緣赫定博士原定考查計畫，本想利用新式飛機航行天山南路大沙漠，畫地圖並探尋古迹，他因同德國國家航空總公司 Lufthansa 訂立契約，該公司供給考查用費，用該公司飛機以爲該公司作宣傳。此項計畫曾在北京提出，因當日的航空署反對，遂暫擱置。可是赫定博士總還想到新疆後從楊將軍處設法挽回，然終無成功。以後 Lufthansa 不願繼續契約，以致德國團員紛紛歸國。本團中國方面本無固定經費，此事既起，全團經費根本成了問題。赫定博士不得已，乃于是年五月六日回國，另外籌募經費。經他努力的結果，經費不成問題，而新疆方面的困難又起！起初還覺得是無意中的誤會，以後才知道是有意妨害。赫定先生同我本來計畫十七年冬穿天山南路大沙漠，乃竟毫無理由地被阻

止，只好留團員在那邊工作，暫返北平，再往首都訴之于國民政府。此事經過，日記之末已經摘要述說，不再贅。

(六)此二十月中工作的成績

我們東歸以後，大家見著常問我們有什麼新發現，好像疑惑我們是否有新發現，他們把新發現看得異常名貴，其實發現又何嘗是那樣希奇難能的事情。我們在那邊旅行，可以說沒有一天沒有新發現。因為我們所走底路，除了新疆的一部分及額濟納河附近，從來沒有科學家到過那裏。隨便畫一點路綫圖，檢幾個石刀石斧，把牠記載起來，何一非新發現者。最重要的發現，則為袁希淵在新疆阜康縣三台附近所得之恐龍化石。此化石在下侏儸紀地層中，在亞洲尚屬第一次發現，並可以推倒從前地質學家天山東段無動物化石的斷定。瑞典有一地質學家對赫定博士說：「你們費鉅款，作考查，即使止得此一件大發現，已屬不虛此行」。其言洵非無理。外如丁仲良在茂明安旗內之瑪尼山（富神）山所發現之鉅大鐵鑛，或將為中國北部之漢治萍。黃仲良亦發現若干古城，工作甚好。

郝德博士的氣象觀測亦爲從前無人作過之工作。羅布淖爾位置問題，久爲學者所聚訟。赫定博士既證明今之羅布淖爾係南移，並非中國古圖的錯誤，如Prshevalskii所說，這一次那林到那邊，看見羅布淖爾又復北移，南邊的湖又將乾枯，更足證明赫定博士辯正的無誤，且中國西部最大的湖位置變遷，我國及世界學者尙全未及知，此發現更有關係。至于我們全團對於赫定博士全表感謝，他在經濟上對我們一部分的幫助還是小事，他的工作精神，老而益壯，實足使全團得一種興奮劑。全團工作良好，他實應居首功。在這一成績以外，還有兩件很好的結果，深應注意：第一，這一次的考查足以證明中國科學家對於工作的強固意志及豐富能力，並不像歐洲近視眼的外交家所說：「中國的人那裏知道大沙漠是什麼！他們將來走出包頭不遠，即將全體轉回北京」！第二，這一次的考查足以證明我國人並無盲目排外的意思，如爲誇大狂所蒙蔽之歐美人所宣傳。這兩件證明實已足在精神界中開一種一紀元。至于我東歸以後，本團團員繼續作很重要的工作，得優美的成績，因爲不屬於我所談底一節，並且我現時知道的也不詳細，暫且不談。

叙

我對於我們此次考查所要說底話，略如上述。至於現在所印底西遊日記，不過是每天所隨便紀錄，無大可說。我東歸以後，總想把牠整理一番，再行問世。遷延一年，終於沒有整理，聊草的把牠印出來，實在是我很抱歉的。不過我所記底事情全經過一次考核，像謝彬那樣大段抄錄成書並且探道聽塗說的話引他族人的反感，則還不至于。謝彬新疆遊記載繩頭幼女至若干歲即請回教中阿訇開窟窿。我覺得這種初夜權並且聽說懂得漢文的繩頭，因為謝君這樣的瞎說，對於漢人頗抱遺恨云。雖然如此，這是否足以贖我懶惰的過失呢？

徐炳昶。

民國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北平。

言

徐旭生西遊日記

目 錄

叙 言

第一卷 自北平至額濟納河

第二卷 由額濟納河至哈密

第三卷 由哈密至回北平

附錄三則

附插片目錄

一 著者小影

二 西北科學考查團在西直門出發時攝影(一)(二)

三 中國團員在包頭第一次出發工作時攝影

四 放氣球

目

錄

- 五 夕方一々々々之青年
- 六 駝隊出發
- 七 沙漠中間之孤樹
- 八 蒙古人馳馬
- 九 哈柳圖河工作時
- 十 蒙古包內之神龕
- 十一 《C P Y 玄 X 之診治
- 十二 沙漠中間之風
- 十三 大風時之搭帳篷
- 十四 渡額濟納河
- 十五 駱駝跌河中以後
- 十六 額濟納河岸上之大隊駐帳地
- 十七 將二獨木船釘爲一